

# 賽珍珠自傳(二)

## 我的多元世界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 返美休假認識老家

多虧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應變得宜使我家平安渡過拳匪之亂的艱辛歲月。在鎮江傳道的父親安然無恙。江蘇省僑居的西洋人也毫無傷亡。總督大人奉到西太后懿旨時並未遵照，他知道時代潮流的動向，不能把中國人鬧革命的種因完全歸罪在洋人身上。我們全家暫時住在上海一段日子，讓那個怪誕的一九〇〇年平靜渡過。

那一年在上海，幼小的我第一次看見美國母親因她小女兒無知的瑣事而面對中國人心生恐懼。此後我也有過恐懼感，是由友情和喜愛交織起來的恐懼感。翌年我隨伴雙親回美國休假，去到西維京尼亞州的外祖家，那年我八歲。其實我是出生在外祖父寧靜而優美的農莊的。記得是九月間，天氣仍然很燠熱，空氣靜謐而芳香。我和表兄妹們忙着摘取有白、有紫的成串葡萄。我很愉快，享受自己國度的平靜家居生活，沒有戰爭，沒有仇恨，沒有革命。

突然間大人來叫我們這些孩子們趕快上大廳去。我們跑回住宅，進入大廳。雙親、舅舅、舅

母、我的表兄妹和我統統齊集。外祖父穿着黑色西服，筆直站着，頸項圍着白卡領子，打着白領帶，雪白的頭髮朝後梳齊。他眼色凝重，面貌憂悵，以莊嚴語調當眾宣布道：

「孩子們，美國大總統威廉·麥金萊遇刺身亡。我國大總統現已去世。」

在場的人，只我一個放聲大哭。大家都很驚訝，也極沮喪，母親用手臂彎在我肩頭安慰我。

我嚷叫問道：「哦，我們這裏也要鬧革命嗎？」

祖父垂訊說：「這孩子嘮叨些什麼？」

沒有人答話，因為除了母親沒有人知道底細。她是懂得我的心思的，當時她一言未發，只讓我發洩地哭泣。

我外祖父是一家之主，為人正直，對人和藹可親。我那年只在外祖家小住幾個月。麥金萊總統遇刺身死時我在外祖家，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我雖只在外公家中相處甚短一段時間，但是我終歸見過外祖父的面，知道他在家裏的生活起居習慣。我覺出他是我家的根源，他養育母親成人，家裏有一大羣親戚同住，舅父、舅母、表姐妹與

兄弟。我是這家族的一小枝，我並不孤單。縱然我還要跟隨父母回中國，我這才知道他們的家庭淵源，也知道自己其來有自。我們並非在中國的一小枝無依無靠的洋人。當時中國人不喜歡洋人曾殺戮許多同類。不對，我們是美國人，我有自己的國家，維京尼亞州白色大宅第中住着我的親朋。一個小孩應該知道她的歸屬，將來不管她在人世間漂泊何處，她永遠不會感到孤獨無依。

### 重回鎮江學習中文

一九〇二那年我十歲，我又跟隨雙親返回中國江蘇省鎮江僑居地。我住在長江南岸不遠處一座山崗上的教會園區。每天下午我按時到飯廳讀中文，接受中國老學人孔老師的教誨。孔老師以與孔聖人同宗而自豪。他把孔子的倫理道德觀念灌輸給我這個基督教家庭的女弟子。我把孔夫子當做上帝或天父看待。我幼小心目中早就接受多元神的安排，我進過許多神廟，其中供奉了各種神祇，包括我最心儀的觀音菩薩。觀音是我特別崇拜的神，她慈悲為懷，看來永遠那麼美麗、淑雅，對一切陰性動物莫不一體慈悲。觀音是純淨

無疵的也符合中國神學史話的說法。孔老師也常提到美麗處子因懷胎而產神子的故事。

孔老師教誨我一項重要原則是說，為人不可強出頭。他說：「凡喜歡出人頭地者，早晚會遭遇斬首的噩運。」

在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此事屢見不鮮：一個大大有名、成功、傾權的人會因神秘力量的作用，不久他就整個垮台。

猶憶孔老師打着好聽的京片子這樣告誡過我：「大小姐，你們可以在此地平安地待下去，但不會很久。風雲仍然日緊，一旦暴風雨來臨，你將遠離此地。你那時一定要回美國長住，不能回來，否則下一次你會跟所有同類一樣難以活命。」

「下一次一定會來嗎？」我戰慄地問。

「直到獲得正義的時候，」他萬般無奈的悲嘆着說。

我無言以對，因為我知道孔老師在北京的老家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進京城之後被整個摧毀了。聯軍統帥德國瓦德西將軍率兵出征前，威廉·凱撒皇帝會親自訓話說：「德國將士們，我要求你們放手去幹，要使中國人以後聽到『德國』就會顫抖，而且逃之夭夭！」德國兵的確謹遵德皇的訓話行事。

歲月不居，我像善忘的孩子一樣忘記我的恐懼感，而且以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慶幸。我辯說，我的中國友人會看得出美國人跟其他白人是多麼不一樣，長久以來他們似已能够分辨出不同來。回憶當年，我可以覺出拳亂以後我自己也起了

改變。我的中外世界不再互相糾纏而是涇渭分明。我是美國人，不是中國人，雖然對待中國親戚得有如故鄉，我知道它不是我的國家。我的故鄉在太平洋彼岸，和中國不同。雖在稚年我亦曾沉思這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

### 孔老師的箴言教誨

有許多大事我當然不懂。我當時只知道中國當家做主的人起了變化。老西太后和年輕的光緒皇帝相繼下世。太后死前宣佈小溥儀是大清朝的繼承人，改元宣統。報紙上時登出宣統的模樣，是穿着厚袍子的嬰孩，背心高頭是木然的小面孔。聽說有個攝政王，可是一切照常，無人在意。我已長大到開始讀歷史。我發覺同一事件中中文和英文歷史課本的說法迥異。課文互相指責對方是落後民族，而且彼此都不真正清楚對方究竟是怎樣的人。

每天上午我在家中接受母親規定我讀注重啓發式的美國學校教科書。下午跟孔老師做完全不同的功課。在心智上我似乎是雙焦點人物。很早我琢磨得出，人際事務並無絕對真理可言。人們如何看法，就成爲真理，實際上真理可能像萬花筒似的多變。這使我自付不要絕對屈服於一面之詞。

我從小喜歡閱讀，這種看來迂緩，可惡的讀書生活對不喜歡念書有若我的子女們可能難以忍受，在我却得其所哉。也許是受孔老師的影響。他年近五十，家有七十二歲老母。他事母極孝，一週七天，除週日和落雨天，他下午準兩點鐘來

上課。他老母不准他兩天來上課，他謹遵不渝。我看出親子間的虔敬純愛是維繫中華民族鞏固與長存的重要韌帶。聖經箴言中十誡之第五條說：「當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華上帝所賜給你的地上得以長久。」而孝道則是亞洲的主要格言。

因而只要晴天，下午兩點正孔老師準時到達，用一塊黑網巾包紮着一堆寶貝的線裝書。等到接受我鞠躬致敬迎他坐上橢圓形餐桌旁，他才擺好網巾，打開包裹，取出書本。他翻到當天的課程，爲我開講。我們誦讀課文，然後解析文義，足足兩個鐘頭。老師不僅複述以前講授過的，也指出新課和過去之間的關連，有時更剖析跟未來可能的牽扯，儘管其間非常的淡薄。

我就從書本和老師的解析中獲悉人際生活的箴言與教條。同時也明白樣樣事情莫不有前因與後果。爲瞭解一件事的現狀，你必須追根究底，或許追溯到開始時才找到原因。所以對歷史事件的細節儘量透徹認知，是必要的，假如我們想掌握現在，洞察未來的話。

孔老師教訓我說，命運並非盲目的迷信或無助的等待事態的演變。在特定緣由下命運是無法改變的而會產生必然的結果。可是原因的本身是可以規避的。只要不是束手無策，人們總可以塑造他未來的世界。

時鐘敲打四下，結束當天的課業。他蓋上茶盅的盜頂，用黑網巾包好書本，我們起立。我向老師深深一鞠躬，他領首爲禮，提醒我準備明天的功課，以及今天我犯的幾處小錯。我尾隨在老師身後，送他到大門口，守視他的長袍一搖一擺

的，那根大辮子也不停地擺動，直等到看不見他的背影為止。

## 主僕之間鄉村琴音

那時生活得異常靜謐。我已成長到屬於「大姑娘」年代，不再適合跑到大門外草地上跟鄰居孩子們玩耍。下了中文課我有一段自由的時間，我常常分一半在家裏，另一半去找教會團體或熟識的中國友人。要是出大門總是由母親或中國媽媽作伴。媽媽比親娘更嚴厲，每逢我停步向小販買一塊糖或細看銀樓窗前的珠寶擺設，她總會皺起嘴唇咒罵幾句。中國銀匠的手藝品很精緻、美麗、柔雅而且純質。他們做出的腕鍊或項鍊花樣十分細膩，有時把細如頭髮的銀絲擰成纖小的圓形，密如蜘蛛網，插着梅花與蝴蝶飾品，配以魚翅般的細羽毛。

拳亂過後不久我頭一回想結識幾位白種朋友。記得有位棕色眸子，臉龐嬌美的英國女郎盎格麗，她爹爹在聖經公會做事。她從小在隔絕狀態中長大，從來沒有接觸過豐腴的中華文化，所以我無法和她培養健全的友情。她家坐落在又高又狹的小山上，本是長江中的孤島，後來江水改向北邊環流使小山和南岸毗連。她家無異是英國家庭的縮影，周圍佈置了英式的花園。我記憶中對英式家園的印象比英國女郎更深刻。但是鄰居是中國的貧民戶。那一戶人造的英國庭院使我非常喜愛英國的家居環境。

盎格麗之父親深邃，棕色大鬍子，長年穿着厚花呢上裝，一眼看出是個從未離開老家的英

國人。其母是性子急躁的蘇格蘭人，從未感受四鄰有中國農民作伴，我雖然不直他家這種處世的態度，但仍欣賞這一家人。兩個大男孩在山東威海衛英國學校寄宿，寒暑假才回來。兩個女孩是盎格麗和羸弱的威莉妹妹。我喜歡冬天去他家喝下午茶，吃道地英國乳酪。比起又濕又冷的中國友人家要溫暖多了。印度紅茶非常濃烈，加進英國煉乳和白糖是很好的午後茶。他家的中國廚師和送菜小厮工作多年，但沒有跟主婦培養出深厚的感情。小厮而且恨這一家入骨，後來是他縱火燒掉這座英國城堡的。我們不知道人們締造的前因，怎能了解將來的後果呢？

我們家雙親一向教訓我們對待僕役要跟對長輩和賓客一樣有禮貌，雙方都可保持榮耀。我家用下的主人僕多年保持良好關係。我有許多快樂童年是在下人住處度過的，每當夜晚大門落鎖以後我總喜歡到下人住處跟他們的小孩玩耍，有時也諦聽村笛和如泣如訴的二胡調子。我家瘦廚子會看書，常常講古給我聽。故事多半取材自中國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等，聽起來樂在其中。

我每每想到中、外婦女家居生活有很大的差異，可是這一種生活方式未必是比另一種更高明。尤其是機器未必是好伴侶。前幾年我家居賓州，有天下下午上鄰居一位年輕太太家串門。我從廚房側門進入，看見排列成行的電化製品——洗衣機、烘乾機、冰箱、冷凍機、電烤箱、洗菜池，她只要簡單的操作就諸事順遂。我們走進客廳，電視機正開着有節目映出，室內並無書櫥。我和

女主人稍微談談就起身告辭。她很失望的說：「這麼快就走，我以為你會玩一個下午的。午餐以後我很厭倦——因為無事可做也無人可以談心。」

## 兩個世界各不相同

這使我回想起中國農村婦女的生活。她們把要洗的衣物帶到河邊或池潭邊，一面在石頭上用木棒擣衣服一面笑逐顏開的聊天。也許是費時費事的洗滌操作，否則他們如何打發漫長的下午呢？他們有說有笑地成羣工作我想總比賓州孤守電視的美國鄉人更開心、更健朗。

兩個不同世界，各不相同，我想各有各的方式和福氣。

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一年拳亂以後這一段時間，是我在中國成長的年月。回憶起來，那是古怪地蹣跚不前歲月。似乎虛幻無常，雖然過着幸福的日常生活，却有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國外貌是結了冰的大河，底下有翻騰不歇的濁流，隨時有粉碎平靜面層之虞。外表上我家更為富庶。母親掘出藏在地下的祖先窖銀，忠誠的僕人又回到我家來辛勤服侍我們。父親自由自在出外傳道，路人不再朝洋人口吐狂言。

自從拳匪被壓制與解體以後，連鄉下人也知道清朝吃了敗仗。新訂的辛丑條約規定洋人可以隨意往內地旅行、居留、傳道、通商，而且要保障他們的安全。為了已故西太后所做的愚行，國家答應對列強付出賠償，以四億五千萬人每人一兩紋銀計算，總共賠償庫銀四億五千萬英兩。雖

然後來美國同意退還賠款做爲在美國大學設置獎學金資助中國留學生的基金，但當時尚計不出此，仍在每年收取賠款之中。

華人是講求實際的，也很睿智。他們自知已經戰敗，無法再甘冒危險另外啟釁。下一次開戰尚遙遙無期。他們琢磨至少需休養生養息十年俾從事自反與策畫。就在這十年間我由童年長大成人。那十年在某一方面自覺受惠殊深。我享受了白種孩子在中國從未經驗過的自由，而且民國成立以後也難以再有這樣的遭遇。若不是享有那種自由，完美的安全感，新訂的條約所保障，賠償和處分款項，雖然我毫無干係，却因我是白人的女兒却沾光享受無遺，因而我能在城市街道上和鄉村土路上自由自在的來去自如。只有鄉下的狗照樣朝我狂吠，那些野犬仍未忘記主人教它們對洋人狂吠的仇恨。鄉下孩子也未忘記。我依稀聽見合上門以後，孩子們在叫——『洋鬼子』——當我路過的時候，不過母親們會連忙用手掌捂住孩子們的嘴讓她們閉口，因爲她們知道白人如果報復，後果是多麼嚴酷。

遇有機會我總會停下來輕聲告訴小孩的母親不要害怕，儘量停下來跟孩子玩耍直到他們不再恐懼，臉上流露出友情的笑容。他們很奇怪我能講很流利的官話，我伺機介紹美國和美國人民並無仇恨也不會恨他們，表示我們可以做朋友，因爲大家的心地都是很善良，而且是相通的。

在此我願懺悔一個秘密——唯願在地下安息的雙親可以寬恕我——那時我本想請我的中國友人到我家家來看看，證明我家人多麼和藹可親，決

不會傷害別人。但我一直不敢請他們來，只因我不想他們接受宣道。我曉得父親有拯救靈魂的使命感，我不怪他，只是我也不願我的朋友受到精神上的煎熬。

那一段小姑獨居時間，上午我母親指導我自修課程，午後漫長的光陰却少有可以交往的白種友人容我拜訪。自然而然我常信步走到半里外的呂家去消磨半天。呂家大門口有一對石獅子把門，我進去可以聽聽小媳婦們閒聊，看她們帶嬰兒也跟我的呂同學——一個年齡相仿的少女談心。

### 到上海進住宿學校

一九〇五年初秋孔老師得時疫暴亡，母親不讓我再跟生人讀中文，改爲一週兩三次午後去教會女校上課，因此我認識了呂同學。

教會女校對我授課比孔老師傳授的要差多了。孔老師開弔時我去追悼過。我戴他的孝，在袖臂上別了一圈白布。當我向他的靈柩鞠躬時不禁掩面而哭。他是那年九月得了霍亂暴斃的。早上還照常起來，到晚上就去世了。本來吾母不准我去弔喪，生怕我感染病菌。我堅持去弔唁，她才答應由父親陪着同去而且規定不得喝茶或吃任何食物。

我有六或七處熟識的人家，住得不太遠，歡迎我拜訪。每次回來不免使我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因爲我從中外兩種家庭感受到雙方的對和錯，曉得歷史已經塑造，個人已無能爲力。我知道戰爭有勝負，勝利意謂將帶來另一場殺伐，直到有一天得勝的一方終於消失，然而戰爭仍輪迴不

已。

爲了保持我對美國所留存的逐漸遺忘記憶，我不斷的閱讀英文文學書籍。我要從書本中搜尋西方世界的真諦。總有一天我要回去，我知道當亞洲對我們關閉大門時我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度。

可是家中的美國書籍寥寥可數，大多是英國文學。吾母認爲馬克吐溫的文采稍嫌粗俗，我家有湯姆·鄧耶與芬赫比萊的作品。書架上有狄更斯全集，史各脫、莎氏樂府，都曾經構成我童年的結實基礎。母親訂閱美國『人物評論』，父親看『世紀雜誌』。他們爲我訂購『少年良伴』和『聖尼古拉』兩份青少年刊物。我自己把積蓄的零錢買上海英文書店郵寄來書目表中的書籍。

父親要到一九一〇年才輪到回美休假，當時才一九〇九年，在我隨雙親『回家』上大學以前有一年的空檔須加填補。母親覺得必須磨練我羣居習慣，決定讓我獨自上一年的寄宿學校。於是我就開始一段插曲生涯，到上海去念猶威爾學校住宿就讀。Miss Jewell's School，猶威爾學校的住校經驗有些虛妄、古怪，跟我過去的習俗積不相容。

上海是通往外洋的中國大門，五口通商以來使黃浦灘成爲華洋雜處的重鎮。外灘馬路邊高樓已經建造完成。精美的英式百貨公司，把印度、新加坡、香港現代都市設施漸漸仿製齊備，書店、樂器行、畫廊一一俱全。第一流的大飯店，高尚俱樂部，富人的豪華宅邸也所在都有。小時候逃避拳匪之亂，我在上海嘗過短期的難民。現在以敏感的少女眼光，我要從學校的悒悒窗口感覺

這個不同的大城市。猶威爾學校由清一色灰磚造成。除了倫敦我沒有見過那種永恆形式的建築，窗戶外面用粗鐵桿攔起以防竊賊。我跟隨母親在大廳等候了很久。我發覺母親一向愉快的面孔逐漸失去光彩時，就預感自己要承受很深刻的失意了。我耐心地等候，終於有位矮胖型黑服白髮的婦人走進辦公室來。她就是校長猶威爾小姐。她穿着拖到地的黑長衫，因為腳上是布鞋所以來時毫無聲息。我注視這面目憂鬱的漂亮婦女，却猜不出她是何等樣人。我可以立刻辨別大多數的生人，這一位我却莫測高深。她低聲向我母女致意，我留意她伸手和我們握手為禮時，她的手很冷而且微顫。她毫無溫情。我看得出她已年華老去而且經常呈現疲態。她主持學校多年，雖然外貌冷漠，我後來發現她內心善良，樂於助人，不過頭一天見面我有點怕她。

### 把我視為異端份子

猶威爾校長來自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偕同她到校的包含她的鋼鐵意志、熱心的使命感和嚴厲的德行。她跟我接觸過的人不同，不像我親切的父母，也不同於我那些古道熱腸的中國友人。我跟母親叨叨，輕聲耳語提醒她，她答應過如果自覺不適合我就回家。於是我跟隨校長上樓，校役替我提着行李在後面。我在頂樓寢室跟兩位教會人士的外國女孩同住。我們互不相識，她們生長的環境和我迥異，雖已相識，依然格格不入。原因端在我的父母有些反常，深信華人在各方面和我們無異，而且由中國文化含蘊的哲學和宗教值

得學習與敬仰。我的同室來自正派宗教家庭，一直在教會園區長大，只會講佣人的中國話，更沒有交結過中國友人。她們有點瞧不起我，因為我受過孔老師的教誨，又定期跟中國知己女友寫信。她們對佛教茫然無知，為這個論題我和同室幾乎翻臉對吵。受父親的薰陶我潛心研究佛教教義多年。父親是學者型教士，曾以佛學與基督教相似之點為論題寫過專文。對待子女，我雙親素重潛移默化，從不頤指氣使。因為我對父親的佛教觀亦略知一二。他從歷史上提出這兩個宗教有相似的可能性。他推斷耶穌成人後有十二年行方不明，很可能耶穌那時到過喜馬拉亞山的尼泊爾王國。古印度浮雕上也可能提及此事。兩千年前「天下一家」，所有宗教誼同手足，各教門的領袖和信徒亦會互相溝通。

吾父相信耶穌知曉孔丘和佛陀的教訓，因為耶穌和孔夫子有過雷同的箴言。簡言之，雖然父親屬保守派基督徒，他的結論說，人類文明幾千年前就達到哲學思想和宗教學說高崗的亞洲，所有宗教均對人類邁向歸神運動有過份內的貢獻。就寢以前我和室友常各抒己見，她們對我的觀點大感驚奇，偷偷報告校長把我斥為異端份子。她們稱呼華人為「邪教徒」，這一樣使我震驚，因為在家中雙親從未使用過這樣的字彙稱呼中國人。猶威爾校長聽到我的古怪觀點後立即命我搬離頂樓，使我獨居斗室，以免我污染其他同學的思想。我單獨住一間寢室反而十分高興，因為他處熄燈以後我仍可開燈閱讀。

我覺得在教室講授聆課並不能引起我對課本

發生興趣。因為我早已習慣母親那種啓發式的快速自修法，許多教師上課都使我感到厭倦。只有一位英文老師例外，她是位身體衰弱，有着藍色眸子的小婦人。她有非常敏感的精神，我似乎趕不上進度因而自覺有些恐慌。

### 這種方式令人厭倦

校長請的老師都够份量，有些功課多虧雙親平時的教導，我已經超出我的年齡，故十分的熟爛。不過對拉丁文法和數學較技術性的課程，我就比較吃力。猶威爾校長感覺我在基督教神學課程方面需加強教誨，因而特別安排兩個去處要求我參與。一個是禱告會，另一個是行善工作小組。這兩樣都使我非常恐慌。

他們的禱告會跟我見過的大不相同。我不清楚猶威爾女士屬何教派，她每次做禮拜都到各處私人家裏。她領我們去禱告會時總是遲到，聚會早已開始。我記得魚貫進入一間黑屋子，跨越過許多下跪的人才找到可以跪下來的空隙。我們長跪不起，耳際充溢教友懇求聖靈降臨的呼喚，或是乞求恕免罪行，附帶種種低吟、哀號和嗟嘆。我從未經歷過這樣可怕，難以忍受的聚會。因而我急迫呼籲母親准我停學返家。

我家的宗教儀式常以教義宣示伴隨教堂音樂。母親以受過訓練的高音，唱的是好聽的讚美詩，也有名曲的獨吟。父親講道雖然較為學院派近枯燥，但從來不觸及「地獄」這一類字眼。雙親接到我告警的家書後立即致函舍監請只須准我參加週日的社區禮堂禮拜，不必出席平日的禱告會，這才減輕我一個精神負擔。

## 「希望之門」的小丫頭

猶威爾校長並未放過我，她認為我已經够大了，應該為她的善事小組分擔一些工作。於是當她難以分身時，就派我代表她去「希望之門」上課，其中收容了許多曾受家主婆虐待的中國小丫頭。那的確是件好事，地方政府幫了不少忙，甚至從法律方面解除了頭們和雇主之間的合約關係。我應該教女孩子縫紉、編織和刺繡，其實我是最討厭女紅的，但自幼也曾獲得母親的傳授。她認為女子所受的教育仍應包括家事在內。有時她告訴我：「縱有女傭幫忙，你仍應知道如何教導她們正當的做家務事。」

「希望之門」的中國女孩都熱心向學。她們身世可憐，多因家鄉鬧饑饉實到有錢人家為奴。也有積善人家主母對丫頭有如己出，養到十八歲就替她配一個年輕的下人成婚，解除了主奴關係。這裏多半是受不了主母鞭笞與折磨而逃出來的丫頭，也有受到少爺和男僕欺侮而尋求庇護的。女奴制度在中國蓋有年矣，也許不該責怪任何一方。饑饉之年貧苦人家出賣幼女到富人家，可以減輕給養需求，因為女孩長大終歸要出嫁的。中國文學中有的有嬌美女婢賣身救父的故事。像其他人際制度一樣，是好是壞，唯當事人的表現是賴。其實政府、宗教乃至民族傳統習俗的好壞，哪一樣不與管理者的好或壞是賴呢？

「希望之門」的女孩多教講官話，她們來自北方，所以我可以跟她們自由自在的交談。我有時兀自在學校單人寢室中為一位女生的不幸遭遇而哭泣，心想世上竟有這種壞事。我甚至下定決

心今後只要我碰見壞人、壞事，就要奮不顧身來搭救那個可憐蟲。回顧四十年以後，我在美國與辦「悅來之家」（譯註：寄養美軍在亞洲留下的孤兒。）可以說就來自那時所下的決心。

那年春天猶威爾校長又帶領我去到她另一個行善處所當幫手。我們去到我已忘記街名的不知名所在，我發現屋內蜷集許多接受救助的貧困白種女人，許多是人老珠黃的妓女，因病魔纏身，難以繼續原來的行業。也有幾個仍很年輕而且拖兒帶女。我接觸這樣的場面，內心極為震撼，而且的確恐懼莫名。在這兒，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和我同類的女人，貧病交加，孤獨無依。她們比起「希望之門」的中國丫頭更悽慘，我憐憫那些丫頭，因為她們不是自願為奴的，但是我無法理解這些自甘墮落的歐美女人，每一個國籍都有，包括：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美國。她們怎麼淪落風塵，墮落到如此地步的？從何處跨進第一步？而且她們將來如何脫離苦海呢？相信我的恐懼一定很外露，因為我趨近時，那些女人全都默不做聲。我只管盡力而為，教她們做遊戲，大聲宣讀課文，有時教她們如何縫紉。我跟她們之間毫無心靈交通可言。那簡直決無可能，我對她們的背景一無所知，她們對我也是一竅不通。

## 從此永別江南景色

放春假時我返回鎮江渡假。母親說我既瘦弱又蒼白。我把在女校替校長做社會服務工作的細節合盤托出。她緊緊咬着嘴唇，她那烏黑的眼珠發出憤怒的光芒，我心裏有數，我不會重返上海

學校。我已經獲得不少經驗。短短一年，我不僅了解上海黑社會的人際知識，也接觸了不少人，包括新英格蘭女人、舍監、學校老師、蘇格蘭籍的音樂女老師。那年她就要跟一位相愛的青年結婚。教我們幾何的豪爽老師，以及教拉丁文的老師，後來成為一位美國作家約翰·艾司比的母親。我對於老英國女舍監更是印象深刻，她訓話時假牙不斷地前後顫動。學生們都喜歡她，因為她是非分明，每次吃下午茶時都會分給我們額外的麵包和黃油。至於同學們我記得的就很少了。

我高興輟學回家，雖然起初稍感寂寞，但一想到夏天父親就會送我回美國讀大學，心情就不孤單了。深造之後我會不會回中國呢？我委實不知道。幾個月就在甜甜的抑悵中逝去，幾乎每一天我都像要跟中國最後訣別似的。

我尤其忘不掉鎮江園區到江邊半途的廟院鐘聲。從我有記憶起，半夜每隔一段時間就聽得見那宏潤的鐘聲響徹寧靜的夜空。小時候我有點怕聽那夜半鐘聲，它使人憂鬱而且讓我感覺孤獨，等到我童年享受到任何白種孩子從未有過的自由自在生活時，我在白天去過那座寺院，親眼看見小和尚如何敲鐘。他雙手緊握一根木棒，一端用厚布密密裹纏。他舉起雙臂容許木棒在構架內撞往大鐘，於是宏亮而純淨的鐘聲就響徹大地。

我記得最後一天在家，所有衣箱都已裝填停當，只等合上蓋子。我那夜無法入夢，破曉時分當我聽到最後一下鐘聲時，我有一個奇怪的預感，認為今生我再也不能聽到它了，後來果然如此。

（第二章完全文待續）